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五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5



紀嚴整然不及史  
記俊逸而史記又  
不免闕略

### 史記評林卷之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漢書晉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諡法無高以  
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茅坤曰讀高祖紀  
須參項羽紀兩相  
得失處一一入手

按高祖書高祖  
追稱之也及叙  
其始事則稱劉  
季及得沛則稱  
沛公及王漢則  
稱漢王及即皇  
帝位則稱上此  
太史公用意績  
密處

王楙曰按唐丞相  
表敘劉氏所出云

與滿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  
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曰生執熹  
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及○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  
生四子伯仲邦交  
邦即漢高帝也馬  
永卿謂風俗質畧  
上皇無名母媪無  
姓此說非矣  
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  
劉辰翁曰姓劉母  
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卿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官招幽竟於是丹蛇  
劉固殊母媪又禿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劉固殊母媪又禿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字季。索隱曰按漢書名邦字季此單云  
字亦又可疑按漢高祖長兄名伯  
父曰太公。索隱曰皇甫謐云名煇  
曰長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媪愛燕后

太公名煇字執熹  
生四子伯仲邦交

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烏老及○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  
生四子伯仲邦交  
邦即漢高帝也馬  
永卿謂風俗質畧  
上皇無名母媪無  
姓此說非矣  
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  
劉辰翁曰姓劉母  
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卿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官招幽竟於是丹蛇  
劉固殊母媪又禿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永卿謂風俗質畧  
上皇無名母媪無  
姓此說非矣

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  
劉辰翁曰姓劉母  
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卿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官招幽竟於是丹蛇  
劉固殊母媪又禿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之生高祖詩含神霧亦云含媪即昭靈后

劉辰翁曰姓劉母  
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卿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官招幽竟於是丹蛇  
劉固殊母媪又禿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劉辰翁曰姓劉母  
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卿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官招幽竟於是丹蛇

劉固殊母媪又禿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劉固殊母媪又禿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在水自洗躍入梓官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F0028-(5)

其或隨俗所稱以見其初則曰劉媪耳楊慎曰劉媪與神遇猶薄能夢黃龍據腹之類理或有之若太公往視則怪甚矣太公何名劉媪何姓遷皆不知而獨知其所不能知者甚矣遷之好怪也王充曰高祖在母身之時息于澤陂蛟龍在上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色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天或者增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為瑞也董份曰意豁如也四字最善狀高祖劉辰翁曰王媪武負為一人故又曰武負王媪以別

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按詩含神霧云赤龍感女媪劉季與又廣雅云有鱗曰蛟龍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准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頰頰頰也齊人謂之頰女南淮泗之間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正義曰河圖云帝劉季曰角戴勝斗背龍背龍股長七尺八寸合誠圖云赤帝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多黑子按左陽也七十二黑子者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水火土金水各居一方一歲三百六十日四方分之各得九十且土居中央並紫四季各十八日俱成七十二日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有一本七十日者非也許地人呼為黑子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

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正義曰秦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里長也民有訟爭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括地志云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也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韋昭曰貫賂也貫音世又時夜及廣雅云貫賂也說文云世貫也臨淮有貫陽縣漢書功臣表貫陽侯劉繹而此紀作射陽則貫亦射也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

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也索隱曰樂彥云借讎為售蓋古字少假借耳今亦依字讀蓋高祖大度既貫飲且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索隱曰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列鄭司農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弃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徭役也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茶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

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欽禮進不進為之即索隱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賀錢萬實不持

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曰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所誑正義曰音丘忽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

之及言此兩家無意不高祖大度既貫飲且讎其數倍價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弃責聽稱責以傳列鄭司農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弃不責也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徭役也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茶索隱曰韋昭云單父縣名屬山陽崔浩云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魏人呂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

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欽禮進不進為之即索隱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賀錢萬實不持

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正義曰上在果反下在臥反無所誑正義曰音丘忽反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

按自古英雄不規規于小節類如此

增補史記平本

高祖本紀

卷八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呂公因日固留高祖

正義曰不敢對眾顯言故目動而留之

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

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

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及呂后也生

孝惠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諡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謁曰告告又音

營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音告語之

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服音如嗥呼之

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號與嗥同古者當有

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

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饋之國語云國中童子無不饋

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

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

漢書似作以字最是

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

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

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

也亦有作冠師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則竹皮裹以緇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

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與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

冠應劭云舊亭卒名琴父陳楚謂之亭父或云亭部准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冠之

正義曰音音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冠也

送徒酈山徒多道自度比至皆囚之

正義曰度田洛反比必寐反

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正義曰被加也

夜徑澤中

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

令一人行前

正義曰行音下孟反

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

索隱曰漢舊儀云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二文不同者崔豹古

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三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

之鳥躍舟之魚皆

王整曰高祖一言足以感人此其異

日得天下張本

楊循吉曰此叙斬蛇轉董法又自一片境界

楊循吉曰斬蛇事沛公自托以神靈

其身而駭天下之

愚夫婦耳大虹大

冤蒼龍赤龍流火

之鳥躍舟之魚皆

所以兆帝王之興起者此斬蛇之計  
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  
所由設也  
光緒曰陶隱居  
戰漢高祖以始  
皇三十四年於  
南山得一鐵劍  
長三尺銘曰赤  
霄大篆書即斬  
蛇劍也及嘗常  
服之又西京雜  
紀云斬蛇劍長  
七尺晉太康中  
武庫火飛去屠  
赤水有詩云天  
門列缺躍直龍  
大澤寒雲抹劍  
鋒鬼母夜彌妖  
血冷北風吹出  
綠芙蓉一云綠  
芙蓉即高祖所  
名其劍得之於  
南山者  
王維楨曰先叙相  
者老父不知其處  
此言老嫗因忽不

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  
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  
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曰晉灼云自恃斬蛇事 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  
索隱曰厭音一涉反

高祖即自疑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徐廣曰芒碭山在縣東 呂后與人  
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房易北候

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  
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 秋陳勝等  
起蕪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索隱曰蕪縣名屬沛音機又音祈 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  
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  
索隱曰按漢書蕭曹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  
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  
索隱曰說文云以力脅之也 眾不敢不聽乃令樊  
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  
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人或至百人則是百人已下也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韋昭曰以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  
索隱曰范曄謂

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  
皆各起兵之始

增補已巳平水  
高祖本紀

見記得奇異處有  
張之象曰此言心  
獨喜自負後又言  
高祖心喜此言諸  
從者日益畏之後  
又言沛中子弟聞  
之多欲附者每段  
俱有結構  
按心喜漢書作  
又喜  
按沛中子弟二  
句是結上起下  
之詞  
凌約言曰約而該  
簡而明叙事輕重  
接應有法  
按恐不聽恐其  
有變恐能薄恐  
事不就連用四  
恐字蓋首事之  
時人心未定故  
其危疑如此  
按項籍殺會稽  
守劉季殺沛令  
皆各起兵之始

云何以知賢人隱顏師古曰四方常有五色雲具  
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矣故呂后望雲氣而得之  
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  
秋陳勝等  
起蕪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  
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  
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按不能完句反  
應上室家完

倪思曰蕭何在呂  
公時以季多大言  
少成事及為沛令  
謀則召之為身謀  
則托之殆呂公之  
教也

按漢書故字下  
有也字無上赤  
二字

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索隱曰：言一朝破敗，使肝腦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薄，不能完全其眾，能者獸

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

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案漢書音義曰：蕭楚借稱王

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

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鼓，應

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

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鄧展曰：胡陵縣名，屬山陽。帝改曰胡陵。

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應劭云：戲，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

魏皆自立為王。索隱曰：按高紀，二世二年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田儋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項氏起吳

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故此有監平，下有守壯

守壯，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

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索隱曰：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

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徙，王孫假為秦所滅，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

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

余有丁曰：此一  
市也，書法如此疑  
誤。

劉欽曰別將當連下句讀言章即身從陳而令別將定楚耳

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寧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彭越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陽寧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寧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以寧是姓君者時人立景駒為假王在留索隱曰韋昭云今彭城留縣○正義曰括地志云二人號之

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去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索隱曰章昭云相沛縣唐又音宕○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索隱曰韋昭云蕭沛之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

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索隱曰范曄云得城為拔章昭云下邑縣名屬梁國也還軍

豐聞項梁在薛正義曰今徐州滕縣故薛城也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韋昭云潁川縣○正義曰襄城許州縣

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

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于夷○正義曰楚縣也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

救東阿索隱曰章昭云東郡之縣名○正義曰濟州縣也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

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正義曰濮陽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本漢濮陽縣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起而復起也守濮陽環

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還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壘為固楚軍乃去

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

雍丘之下索隱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

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曰韋昭云上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

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謹也枚狀如箸橫銜之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

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

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

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遏絕之過徐廣音烏轄及今依字讀秦將王離

舉趙歇而不及陳

增補史記平水

高祖本紀

六

鳳文館藏

按項梁與田榮同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而榮即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增補史記平水

高祖本紀

張則初紀詳之此以標前後脈絡明矣

楊循吉曰懷王起

田間都未定即自

將二雄非不能左

右坐受羈制使非

宋義疎庸范增迂

腐天下事尚有足

為者

王九思曰懷王遣

人關當時救趙難

于入關秦大軍在

趙既有當之者則

入關差易為力

凌約言曰此出當

時衆人意太史公

以其意叙之故曰

諸曰皆而不著姓

名耳可類見

按扶義二字前

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

軍破恐徙肝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

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宋韋昭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

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索隱曰按表青封信陽侯○正

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

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

趙數請救懷

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

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索隱曰韋昭云函公武

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城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

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索隱曰韋昭云憤激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亦云

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無

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

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前陳王

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

而西告諭秦長公今降下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

可下今項羽僇悍今徐廣曰一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

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秦軍

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二年十月攻破東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因與

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

蒲剛侯陳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武侯魏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

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諡○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其

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武侯應氏以為懷王將

又云魏將無據矣表六年三月封孟顏二人說是

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

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竝魏將也欣字或作訢并攻昌邑

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酈食其鄭德曰音謂監

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

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

此無人道師古也

云杖或云杖倚

任之意

按劉項得失決

於諸老將數語

此定出范增上

者惜史不傳名

耳

按沛公西入關

道碭當是時與

羽分道令雜楚

軍出兵於秦軍

破二軍之下則

疑於楚漢與彭

越俱攻秦矣此

太史公失考前

後處漢書補年

月別之良是



茅坤曰鄧生雄心漢高太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鐘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

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

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

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

良遂略韓地輟輶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輶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輶輶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

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

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地理志云南陽有驍縣○索隱曰齧音蟻許慎以為側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宛宛於元反

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四面皆故宛城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

倪思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未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汲汲

汲赴要害持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

令人不及掩耳而過閃自保得敵去為幸何暇追襲此

兵家勝算也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

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

意獨宛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

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

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恢者謀之非宛計實漢計也

宛計實漢計也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犁黎猶比也謂此

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

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

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

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

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索隱曰韋昭云在河內封

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

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

贈補史記平水

卷八

高祖本紀

八

鳳文會藏

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趙承秦陵未承以冀攻武關

劉辰翁曰兩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文如破竹

年此言襄侯當知臣瓚還攻胡陽。一云陸○索隱曰。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索隱曰。鄒誕生音錫歷蘇林如淳音柳析屬弘農鄆。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鄆生陸賈往說秦將

按紀中凡言用計者五從計者一皆以見高祖善用人也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此後用沛公。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曰漢元初至霸上戰之。沛公已未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關

按沛公不殺子嬰與約法三章最得天下根本若項羽則一切反是矣

凌約言曰此即老將等遺沛公之意亦即其語沛公老之意

劉辰翁曰還軍霸上本非初意然謀臣之謀是基帝王之業息奸雄之心者獨藉此耳

增補史記平本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稱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璽璽○正義曰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今施行天子信璽以還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索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官殿疏云軹道亭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欲反切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舍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市。○索隱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并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律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

高祖本紀

九

鳳文官

之語財百餘言而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

暴秦之弊為之一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

民大悅者也

按不受牛酒雖小節耳亦見沛

公秋毫無犯處

然曰倉庫多非

之則蕭何轉輸

之功亦因可見

王維楨曰前云非

有所侵暴此云非

之皆用非字亦字

法也

張之象曰先言秦

人喜後言秦人大

喜後又言人又益

喜連用喜字斯可

以觀人心矣

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

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

正義曰顏師古曰今桃林南有洪留澗古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西岸猶有舊關餘跡西征記云道

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

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

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

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曰許宜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正義曰曹無傷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增補史記平本

卷八

高祖本紀

十

鳳文館藏

陸瑞家曰鴻門之

會滅縮作數語大

意備矣不厭其簡

方苞曰項羽本

紀高祖留侯項伯

相語九數百言而

此以三語括之蓋

其事與言不可沒

而於帝紀則不必

詳也

凌約言曰叙帝所

過無得掠齒以起

帝始叙羽所過無

不殘滅以該羽終

趙故失約

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

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倖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

正義曰崔浩云史官以正月紀四時故書正月也荀悅云先春後正月也顏師古云凡此諸月

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以十月為正月今此正

月當是謂之四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月也他皆放此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

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倪思曰此直項世家事子長欲見羽負入關約又不將以見沛公之屈故特詳如此

按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所以暗制漢王然楚與諸侯之慕從者

更立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

分關中立秦二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為名都廢丘司馬欣為塞

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索隱曰因葬太上皇改名曰萬年

董翳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曰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

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殷中之地改商為殷在相州安陽縣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百二十六里故號殷王都朝歌

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

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韋昭云當陽南郡縣名地理

志云六縣屬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

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大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

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

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音麾許慎註淮南子

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宣帝陵

數萬人則人心歸附已有一天下氣象矣

吳寬曰向也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勤沛公之入今也韓王信來歸沛公之餘而徑勤沛公之出二人之智謀畧同故其處楚之效亦同倪思曰天下已定數語此最識時知勢之論雖蕭何董凌約言曰此而參看羽紀則見重輕賓主之得體轉換應接之無痕也

邑也北去宜帝陵五里廟記云故杜伯也○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曰孟康音食王劭按說文作鐘聲名也地形似鐘故名之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關道也音士諫反包豈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傷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關以備諸侯盜兵

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

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

王獨居南鄭是遷也章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

跋而望歸正義曰跋音丘賜反說文云跋舉踵也司馬彪云跋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

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

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音流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曰趣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

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

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

也令夏說說田榮正義上悅下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

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志云武郡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岐州縣也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首止神靈之所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紀令焚圍之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平侯吸以中涓從為將軍封清陽侯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屬淮陽後屬陳夏音更雅反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章昭云縣名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曰京北河上徐廣曰中地郡徐廣曰扶風漢王後文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

茅坤曰沛公因張良說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等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向天下之勢遂定矣慶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茅坤曰立韓太尉信為韓王以西向爭權者信本謀也按若印或字義

秦時北攻胡秦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新城也隋文帝改新城為伊闕取伊闕山為名也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秦制也又樂彥云橫道自言曰遮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一遂封為成侯漢王聞之祖而大哭如淳曰祖亦如禮祖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于午道至漢中歷漢水而下從發東行至徐州擊楚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縣是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

霍輅曰三老董公隱者也四皓之傳也為義帝發喪也猶夫叩馬之諫也異言同心者也帝納用之從諫弗拂之明驗也羣策所以畢取也

邵經邦曰有漢四百餘年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新城之功不錄而使泯泯于今也

霍輅曰湯武放伐孔子存其誓為世訓漢祖告諭諸侯雖僅數語猶宛有增補已巳平木

高祖本紀 十二 鳳文館藏

古風史遷存之著漢業所由興也真德秀曰不曰率諸侯王而曰願從諸侯王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猶有古詞命氣象按漢王祖而大哭特借此以激怒天下非真哀痛之也不然何八關之諭止曰吾與諸侯約不曰義帝約乎要知項羽不殺義帝漢王豈能出義帝下者項羽特為漢驅除耳茅坤曰太史公知兵略故指畫楚漢兩爭如掌又曰是時楚兵憤而漢兵新合氣不一故敗

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正義曰魯兗州曲阜也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陽郡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北九十里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

按高帝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而卒無他恙韓信謂陛下天授非人力正謂此耳劉辰翁曰此用兩精彩何孟春日漢王敗彭城下諸侯叛漢歸楚王至滎陽於攻之急乃遷櫟陽立子盈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國之本矣復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規模宏遠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萃聚天下于渙散之時使根深本固可戰可守于取天下蓋力全矣彼啗啞扛鼎之徒狹妻子欲

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蒲州也太原正義曰今并州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章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臯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

與決一戰之雌雄者固非其對也  
 劉辰翁曰以泗上亭長指四萬斤如糞土委之一夫不疑其志氣吞羽百倍  
 李德裕曰殺身成仁代有豪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嘗有徐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唐順之曰兵法云多方以誤之按備多力分之說正勝楚之要機也楚卒以此困表生其善謀哉他日報功之典無聞焉惜矣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  
 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  
 從者盡在城中周苛從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  
 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從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  
 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  
 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  
 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  
 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  
 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與  
 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  
 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  
 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

董份曰善戰者致人項羽每為漢致其敗也固宜  
 蘇洵曰虎方捕鹿豨據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逐逐則碎于羅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  
 按鄭忠之說即袁生所謂備多方分也

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從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  
 臯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晉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獨與滕公共車  
 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令故呼為滕公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  
 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  
 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  
 武南管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  
 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蘇林曰音以繩結物之緒騎數  
 百渡白馬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  
 西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

倪思曰以淮陰之勇略擊齊雖微制通亦豈肯出食其下徒手而逐哉  
 又曰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此正漢事將成處

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  
 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  
 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徐廣曰龍一作簡韓信  
 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奔彭越當此時彭

子長重出此語未必無意

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正

曰挑田甲反下同

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

按咎與欣二獄據耳成臯所係何如者而可徒以舊恩任耶

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補歸有光曰一本作開齊已擊破龍且軍

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

陳沂曰數羽十罪要是漢得美多不然則良平之壽心不盡矣

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下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

景在武義第一節而高祖數羽十罪顧置之末蓋據事之先後次第叙之非輕弑逆也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負音佩王我於蜀漢罪一

漢業之興在於數羽十罪予曰羽即罪不十羽即不罪楚寧不漢也首無若弑義帝弑義帝罪不赦即羽不弑

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韋昭云宋義之號如淳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男之爵冠者人之首也尊宋義故加此號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

義陽尊而陰豐之而羽咄咄叱咤民且口噤心慘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再無若坑趙卒坑趙卒罪不赦

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取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歇韓廣之屬也

即羽不坑趙卒陽生而陰爵之而羽十人自廢民且重楚楚亦何能不漢三無若背約自王不自王陽却而陰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

楚楚亦何能不漢三無若背約自王不自王陽却而陰

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

楚楚亦何能不漢三無若背約自王不自王陽却而陰

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

楚楚亦何能不漢三無若背約自王不自王陽却而陰

中吾指索隱曰捫揲也中胷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胷而捫足權以安士卒之心也漢王病創臥張良

楚楚亦何能不漢三無若背約自王不自王陽却而陰

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



據之而羽雖馳驅正義曰行病甚因馳入成臯索隱曰三輔故事云楚漢相拒於京索間六年身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索隱曰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梟懸首於櫟陽者以舊都故梟以示之也於木也欣自到於汜水上令梟之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劭云在滎陽東南二項王歸漢王父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項王歸漢王父

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武王行屠城父正義曰父音甫今臺

說即遺歸漢於不令得見人此其說必巧妙不可對人言者此可見漢高帝仁厚一端在他人必殺之矣董份曰一却一縱每用一字而進退迭用之勢宛然在目最奇又曰至下方尊皇帝則此恐不宜即著此二字呂祖謙曰此陣即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楊慎曰叙高祖與羽決勝垓下僅六十字而陣法戰法之奇皆具柴將軍在皇帝後此以上陣法也淮陰侯先合不利以下戰法也曰不利用奇也

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正義曰二人韓信將也縱兵擊項羽也以縱字為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絕句孔將軍費將軍陳賀也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云今雞鳴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

既却而左右兵縱  
因其不利而乘之  
此戰法奇正相生  
也

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  
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

按項羽方滅即  
馳奪信軍功臣  
自危殆此  
按紀中凡奪軍  
著三帝未嘗一  
日忘信也信可  
以見幾矣

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  
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張母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  
大而酒女子籍未詳故不言物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

真德秀曰按祠祭  
詔及今此令才數  
語而事理曲盡  
陳長方曰漢高紀  
詔令雄健孝文紀  
詔令溫潤去先秦  
古書不遠至孝武  
詔令始事文采亦  
寢衰矣

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  
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  
徙衡山王吳芮為長

楊慎曰皇帝曰義  
帝死後讀至此使  
人神觀頓改庶幾  
哉縞素之有本末  
也

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本漢臨湘縣徙衡山王吳芮為長  
番君之將梅鋗有

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  
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

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

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高

之所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

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

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

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餼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

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

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

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

尉盧縮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正義曰幾音機姓

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

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

侯利幾恐故反

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才也擴于鼓乃遺  
之武王以與周三  
傑秦之才也擴于  
困餓遺之沛公以  
立漢故曰有國家  
者賢才不可擴也  
凌約言曰曰是日  
從善之決也書法  
按十月字疑誤  
高祖用秦正十  
月後事當屬次  
年

王整曰二反對二  
自將對起而後  
單言利幾反政亦  
一格也  
凌約言曰舜攝天  
子位替叟猶存遂  
不拜乎古之道子  
尊不加于父母家  
令之言過矣雖感  
悟上心可以無實  
光緒曰漢王即  
皇帝位追尊先  
祖為昭靈夫人  
不封太公越歲

餘以家令言封  
太公為太上皇  
不加尊先媼並  
享而名號不相  
配豈厚父薄母  
耶當時叔孫通  
作漢禮儀豈智  
不及此哉或史  
缺錄耶更考  
王整曰朝太公與  
上變事對家令說  
與田肯說對皆善  
之皆賜金五百斤  
雖錯綜變化自是  
整然  
高參曰明王五載  
一巡狩令諸侯各  
朝于方岳大明黜  
陟故刑一人天下  
服其罪賞一人天  
下勸其賢韓信未  
有逆節漢祖不能  
對酌古典卒用陳  
平計一朝繫信而  
生諸侯之疑一二  
年間韓王信及馬

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凶降高祖。高祖侯之。穎川。高祖至  
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  
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

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  
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

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  
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

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  
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賈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十二月。人有上變事。  
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  
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

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賀一本曰下有世善二字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景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帶河山

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地絕千里所以能會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文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騰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塞。晉灼曰。許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勃。故齊都賦云。海。海。出為勃。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言齊境闊不啻千里。故云。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滑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眾。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

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

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

高祖本紀 十八

補記已評本

邑趙相費高謀宿陽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

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

人陳希及代地縣布盧縮之徒恣以

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叛漢豈非偽遊雲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後世天子不復言

徙韓王信太原

呂祖謙曰天下既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定本是饑渴易為

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

飲食之時只因偽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

進一草叛者九起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補方苞曰秦包河

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今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

山之固四封之內

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壞地懸隔千里也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齊地二千里故云

蕭丞相營

千里之外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然可見

按初止王功臣

至此始王兄弟

丘濬曰此三代分

封同姓為諸侯之

遺意雖不盡合于

古而猶有古意存

焉光武懲七國之

變而盡廢其制晉

武懲魏入之孤立

而大啓其封其後

遂有藩王紛爭之

亂自是而後不復

講此久矣

王韋曰匈奴圍我

平城得春秋法漢

書改爲匈奴所圍

失體而文弱矣

許相卿曰作未央

為陰陽厭勝之術

增補史記平水

卷八

鳳文館藏

陽羨界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

卷八

鳳文館藏

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

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

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

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

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今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

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蕭丞相營

作未央宮

東關北關

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

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

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栢人

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

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入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

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

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在其為賢相也夫天下方未定為之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傲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命鄜邑曰新豐正義曰鄜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酹酒賣餅關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從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將前于鄜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東海人名豨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豨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

孝女何如亦其不學之過也

徐中行曰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故豐邑里因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土女老幼相携路者各知其室放牛羊雞鴨於道塗亦競識其家匠人故寬所營也又水經註漢中洋川城夫人所生處夫人思慕東鄉追求洋川帝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撰作此伎倆矣

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瀋陰是張春渡河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擊聊城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春秋時齊之西界聊城也戰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漢書百官表曰太尉奉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韋昭曰道猶從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為代王蓋子長遊歷四方識輿地之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若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班氏蓋未達也  
 王整曰春夏秋冬以反峙起而各以立子隨之  
 縱酒漢書作佐  
 草坤曰以下叙得感慨淋漓  
 王世貞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亦熾高帝  
 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漢威燄後信越布及同時諸將誅死殆盡于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諸雖壯而意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斬縣西駟案漢書音義曰會音會辰邑名甄音直偽反○索隱曰漢書甄後以沛音高祖原案過沛留置酒沛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唯帳○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

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  
 凌約言曰此歌與項羽敗自為歌詩美人相和之泣數行崩矣叙事有意  
 劉辰翁曰後之為史者但曰還沛置酒召故人樂飲極歡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至直到空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  
 按高帝既定天下與沛父兄樂飲不忘本也彼羽方殘關中便

曰豐吾所生長極不怠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濞音披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都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山故曰當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索隱曰史闕名昭齊潛王索隱曰名王之子王假之祖地宜王子索隱曰名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齊潛王索隱曰名王之子王假之祖地宜王子索隱曰名趙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家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一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公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

懷楚國非志滿  
哉劉項度量相  
越于此概見  
按高祖慢罵數  
語豪傑意氣可  
想

王鑿曰漢書元已  
而二字則問太遠  
倪思曰呂氏以一  
婦人問國事時蕭  
相國無恙既問及  
相國死後又問其  
次何其慮深也  
王世貞曰於乎叔  
圖者籍嘗賢者平  
陽耶約三章法者  
平陽耶發關中老  
弱未傳諸軍及為  
民請死者平陽耶  
此皆無一焉而奈  
何與鄼侯並也然  
漢之所以為漢者  
一鄼侯足矣平陽  
以守為創母拮据  
世人以新其名故  
功煇於鄼侯而收

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  
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  
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  
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  
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  
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謚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  
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四日不發  
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  
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鄼將軍  
日鄼商鄼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  
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  
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  
內叛諸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

其逸高帝則已懸  
燭計指之矣是故  
寧以平陽之後付  
之疎木強之勃  
而不欲令新進者  
持刀筆而操切其  
計也

唐順之曰四日不  
發喪則人人危矣  
增盧縮曰日后之  
族韓彭也其意豈  
在安劉哉觀其歷  
高帝喪與審食其  
謀欲盡族諸將弱  
患自帝因以帝呂  
雖以鄼商危言而  
止亦豈能釋然於  
心幸天祚漢早殛  
之耳不然未必不  
為唐武氏也唐武  
氏易唐為周蓋祖  
於呂維云  
康海曰此紀逐年  
叙由亭長而公而  
王而帝而終作四  
大節錯綜變化不

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為  
一帝有本脫已字者矣引漢書云己下者非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  
圖云太上皇廟  
在長安城香室南馮翊府北括地志云漢太上皇廟在雍州長安  
縣西北長安故城中酒池之北高帝廟北高帝廟亦在故城中也羣臣皆曰高祖起

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  
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  
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  
應前高祖過沛事  
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  
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  
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  
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  
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  
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增補已巳平本

卷八

高祖本紀

二十二

鳳文官

可捉摸 按白虎通云三王之有先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先野教野人之王教以敬其先鬼教鬼之先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先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知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小人以儻 徐廣曰一作薄駟案史記音隱曰儻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荀君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敵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敵也張又引音隱云儻音先志者敵儻聲相近故以敵為儻耳 故救儻莫若以忠 鄭玄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敵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里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形雲鬱碣素靈告豐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奔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即位咸陽築宮殿 加四海還歌大風 增朱熹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車商紀贊用乘殷之駟車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議其不用夏時商駟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駟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評林卷之八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九

吳興凌推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 增評

呂后本記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至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否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 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 高祖微時妃也 駟按漢書音義曰字娥 生孝惠帝 駟按漢書音義 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

戚姬 如淳曰姬音怡家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 環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誰有姬姜不棄顯辟

愛幸 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 索隱曰幾音其紀 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 隱曰謂張良叔孫通等今太子卑詞安車以迎四皓也 太子得母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

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 廣

補方苞曰載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衛風氓詩序喪其妃偶並音配又哀公問妃以及妃則知妃者通上下而言其為配也鄭禮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益乎董份曰言微時復言妃者古妃字妻之通稱王維楨曰首及孝惠魯元叙事中提撥楊維禎曰高帝有疑于盈而以如意為類已此太子之欲易也言既出如意已死生理矣託以蕭曹重臣不能為其母子地况騎項之人乎宋濂曰高祖知呂

呂后本紀 鳳文會集



后與戚夫人有隙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諸大臣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也

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謚令武侯追諡曰悼武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 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廼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 趙王名有長巷故名之也章昭云... 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

劉氏三字已合呂氏不得為王按漢紀云先是太后囚戚夫人夫人歌曰子為王兮母為虜終日常春兮與死為伍去數千里誰可使告汝呂后聞之曰欲得弱子耶召趙王欲誅之

不得聞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 趙王已死於是廼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諡為今武侯...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廼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怒廼酌兩卮醪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廼恐自起泛孝惠卮... 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醪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徐廣曰士一作出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 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

故吳列舊封則後  
此地勢事情了然  
孝公修政廓土先  
列六國疆界及擯  
秦而不與盟同長  
沙特標非劉氏以  
功而王正與呂氏  
無功相對  
按師古云汝覆  
也或曰傾去也  
王維楨曰惠帝欲  
生趙王不獲意乃  
保齊王仁哉  
按師古云丙史  
王官士其名也  
茅坤曰此奇計與  
長公主所獻上林  
之地同  
徐禎卿曰書留侯  
子惜留侯也而年  
少不足怪特丞相  
竟從之是可怪耳  
茅坤曰子房為呂  
后畫計招四皓以  
安太子而其子為

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  
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璣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  
君其民○索隱曰陰音徒濫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孟者  
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比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  
今王有七  
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  
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  
飲罷歸齊王二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漢宮闕  
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南謚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  
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解紀責反言哭解墮有所思也又丞相音戶賣及解節解也又紀買反謂解說也丞相  
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曰母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  
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  
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廼

呂后畫計將諸呂  
居南北軍以危劉  
可恨  
茅坤曰使平勃有  
殉國之忠豈得動  
按陳平周勃不  
以此時極諫而  
顧阿諛曲從迺  
致釀成其禍他  
日雖有安劉之  
功僅足以贖今  
之罪耳故曰人  
臣之義當以王  
陵為正  
王維楨曰陳平絳  
侯不以此時折逆  
而後全之何也

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駟按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一十步居地六十畝皇南謚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  
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  
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  
絳侯曰始與高帝喋血盟索隱曰喋鄒氏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啣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  
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  
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  
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  
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傳者覆也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  
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  
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

凌約言曰欲侯諸呂則有先封而以

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廣曰。博城。本漢博城縣城。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索隱曰。朱虛。琅邪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有青州臨胸縣東六十里。十三州志云。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虛猶丘也。朱猶丹也。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正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沛縣古城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姪子也。母志云。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里。澤中多柳。故曰扶柳。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常山。山故城在恒州真定縣南八里。本漢東垣邑也。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又改名弘。農漢書襄成侯。唯云名弘。蓋史省文耳。按志。襄城屬潁川。子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河內有軹縣。音紙。○正義曰。括地志云。軹城在懷州終原縣東南十三里。七國時魏邑。子武為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曰。初呂台為呂王。呂王後呂產王梁更名梁。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

按分王諸呂段與叙尚帝時諸王一。段相開

胡陵侯。徐廣曰。釋之少子。○正義曰。胡陵。縣名。屬山陽。帝改曰胡陸。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飽。俞音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飾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三十里。本漢飾縣。呂他邑也。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后弟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索隱曰。按表贅其在臨淮。呂念為呂成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三十里。呂尚先祖封。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呂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劉伯莊云。諸美人。元幸者矣。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徐廣曰。一。無命字。益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懼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

按無事亦書按婦人無爵今有爵

凌約言曰王陵爭非劉氏而王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九 呂后本紀 四 鳳文館藏

按師古云即元年所立山為襄城侯者更名曰義也

按百官表云太尉秦官掌武事

按師古云舉直言已之理直莫天臨鑒之

按師古云舉直言已之理直莫天臨鑒之

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軼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牟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費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弄國自決中壅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

傳輒令財取為用義同

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音須索隱曰韋昭云樊噲妻封臨光侯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請立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

茅坤曰文帝不敢徙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



直德秀曰高祖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齊王遺諸侯書不曰誅諸呂而曰入誅不當為王者其意頗同猶有古辭命氣象

歸有光曰寫入心事情收拾殆盡

註老子以下疑有誤

尤瑛曰此見呂氏盤固

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迺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王聞之迺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與齊兵而發猶豫未決索隱曰猶鄭音以獸反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猴類也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渡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

茅坤曰千金一縷之謀

揚雄曰或問鄴寄為賣發予曰漢之賣發則有其人如鄴侯戶牖是也雲夢之偽鍾室之給媒致淮陰以宛死二子曹友君子忍之寄之賣祿非出于素心而出于平勃之劫其父也則非二子之比已安得謂之賣發耶

按呂氏先免食其悉其內與大臣合謀也

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弄軍呂氏今無處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

朱豈曰戰國策王孫賈入市中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祖右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祖之策本此

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大尉大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張晏云紀信子又晉灼云信被焚死不見有後按功臣表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綱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

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罪故以右祖令之軍中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規人心之從違也

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綱按章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章昭以訟為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曰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柴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

而嬰之謀不可恃  
呂氏至是亦無策  
矣  
柯維祺曰少帝非  
張后子或是後官  
所出亦不可知史  
謂大臣陰謀意少  
帝畢竟呂氏黨不  
容不誅耳  
按此議立齊王  
其宋虛侯今齊  
發兵本謀耶文  
帝之不加恩亦  
以此  
按二陰字相應  
董份曰袁盎言帝  
乘六乘傳馳不測  
之淵所云六乘者  
蓋文帝料漢事已  
定止用六乘急赴  
不多備耳張晏說  
非是文帝紀命張  
武等六人乘傳恐  
即此云

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  
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  
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鈞惡  
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廼曰  
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  
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  
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晦日已酉  
日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  
奉天子璽上代王其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  
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  
倍兵罷去徐廣曰倍音化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

按師古云安之  
言往何所也

凌約言曰一篇開  
鍵總在王諸呂誅  
諸呂上着力以漢  
室興替所關也太  
史公乃見其大者  
王維楨曰呂氏紀  
凡三大段一高后  
稱制一大臣誅呂  
一大臣謀立

趙恒曰刑措則  
罪人是希務農則  
衣食滋殖所謂天  
下晏如也而政乃  
不出房戶幾乎女  
中充舜也紀與贊  
互見功罪不相掩

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政訟來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涉清言  
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  
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  
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倍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  
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  
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  
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  
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紀及正軒掖潛用福威志懷安忍惟狹猜疑置鴉齊悼殘境  
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私大臣趙醢支薛安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苗





下之心總為下文四皆字根本

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

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為二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

帝之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

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

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

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

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

上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荊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

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貴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

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

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

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

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枯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梁渭水之問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令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沒

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一腰以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問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

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

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索隱曰包愷音閑言欲向空問處語顏師古云問客也猶言中間謂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

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群臣從

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按此註當在渭橋下然所引三輔舊事大略與下索隱註同至

于留神象惟誕不經何與于本

文叢塞于此張之象曰此後四

用皆字見人心歸附之同如此

○魚竝曰范子入國不欲代師受名

故終身不涉於難太尉智不及此徒

持請問數語為定以問文帝之心而

文帝方入國已不直太尉所為而有

心於勃矣霍氏之禍萌於驂乘祿繫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

之辱始於請問有以來之也然則勃欲自全乃自禍哉王維楨曰歷叙諸大臣見公議也按師古云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按太史公連下宜字計字則諸大臣之慎重代王之謙讓具見之矣

凌約言曰代王至渭橋群臣固請再拜三讓而後即天子位及建太子亦因有司固請而後許之文帝諫讓未

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

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明按蘇林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須為臨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鄭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索隱曰按蘇林徐廣章昭以為二人封號而樂彥如淳以頃王后別封陰安侯與漢祠令相會今以陰安是別人封爵非也頃王后是代頃王后文帝之伯母代王降為郤陽侯故云列侯頃王后章昭曰陰安屬魏郡也與琅邪王宗室大

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

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

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交高帝弟寡人不敢

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二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群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

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群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

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

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

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案

逸太史公如此模擬過真

董份曰前馳至渭橋馳入代邸用二馳字此又云即日

又用二夜字蓋變起倉卒機不容

間事須如此亦見文帝應變神速知

大計也

補方苞曰諸詔皆帝戰兢恐懼克已

循道以懷安天下

之大政其他書則各入本傳觀之此

可識本紀記事與

言之法

茅坤曰歷書諸用

事功臣家甚當獨

不及鄭寄何也

揚維楨曰脫大臣

之禍而起諸呂之

權者張辟疆也大

臣依之而謀諸呂

者朱虛侯也辟疆

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榮

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

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

即正義曰主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正義曰此太尉勃為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

增補史記平水

卷十

孝文本紀

三

鳳文館藏

加恩何耶以立齊王之嫌而細之也吁帝亦不廣矣  
帝即位太尉勃賜黃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宣帝即位大將軍先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十萬雜繒三萬疋漢世賞功之重如此  
貞德秀曰此詔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書之水紀太文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然則山東老瘠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耶  
又曰文帝除收斂及肉刑求直言除諱諛祠官勸農等詔皆爾雅溫厚有典語氣象邵經邦曰孟子之稱文王必曰罪人不孥帝雖未能究竟擴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謂思見德化之成者如

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斂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收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

此

方苞曰索隱曰喻者不滿之意文義不協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寐注不快也漢書作慄義同  
陳仁子曰帝自代來辭讓再三初無一毫垂涎鼎壘之心最是卑詞而和匈奴軟語而論南與視名位若將免焉有司請建太子而帝曰別擇賢彼豈為其私哉後立景帝特以身履諸呂之變不容不早定耳西漢有帝王氣象文帝一人而已  
呂祖謙曰按文帝

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斂諸相坐律令應劭曰斂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

之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愷患帝繼嗣不明之禍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祚之始懼不克勝所言者皆發于中心非好名也凌約言曰自秦殺扶蘇立胡亥天下大亂漢高蓋目睹其弊者乃亦有營營之惑復召呂氏之變幸致庶孽亂真漢之不泰無幾哉幸而有元代之謀又幸而有元年之詔所以培西漢二百年之垂統實在于此

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不宜更別議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下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狐疑皆止朕唯

如周之齊姜今諸侯皆同姓無異姓而王者則立后當以太子母為正方苞曰所叙列國前諸大政為小故總東於後韓歐墓誌多用此法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漢書作修字治定論封見帝不私代邸臣也董份曰先敘治化已成然後論封見帝不私代邸臣耳凌約言曰先施德惠次論代來功又次論漢中功觀太史所叙知帝王施政緩急皆有深意也

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索隱曰韋昭云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拾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三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索隱曰按表駟鈞封郭侯不同者蓋後徙封於鄒郭屬鉅鹿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正義曰拾地志云漢樊縣城在兗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地理志云樊縣古樊國仲山甫所封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

列侯之國高處有三一則代來知餽餉之苦二則留京師孤弱牧之任三則有緩急生財賂之禍至于宴飲賞賜之濫又其餘者也深哉

○焦法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為望日又食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災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

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正義曰駟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曆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詔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駟按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姦非也○索隱曰蘇林云憫寤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

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係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

按師古云外人之有非謂夷狄邊患也

霍輅曰謂忠諫為誹謗謂深計為妖言秦所以失天下也祝詛得罪陷民也祝詛得罪除之雖則宥罪實來諫也諹謗妖言日聞于耳然而天下陷于

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賦古字與纜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纜足克事也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駟置急乘一馬曰乘也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末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籍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盛在器中曰盛二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竟說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竟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按尸子云竟立誹謗之木誹音非亦音沸章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竟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官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

危亡者辭矣

校正身言本

卷十

鳳文館藏

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

結而後相謾駟按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

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日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

就國以太尉穎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

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駟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

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留游太原

增補史記平水

卷十

鳳文館藏

陳仁子曰帝在位二十三年日食者四甚至宇星地震旱蝗大水疊見疊出當是時無主權之下移也無檢人之在朝也吾意徵應匈奴強而入寇耳帝猶引躬責過所以無過也

按漢書三歲下有祖宗

增補史記平水

卷十

鳳文館藏

孝文本紀

七

鳳文館藏

按缺四年五年不書

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閭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奔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

其罪發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山○正義曰其恭反括地志云嚴道今為縣即卬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卬都乃本是兩南夷時未通嚴道有卬蠻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

按自七年至十二年皆缺不書

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

陳傳良曰以一女子言改百年之故典非其勇不及此

按師古云馴古訓字道讀曰導

林之奇曰文帝以富庶之業始守賈

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

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索隱曰緹音啼鄒氏音體非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

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僂而民不犯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衣冠而民知禁犯贖者卓其決犯刑者丹

而姦不止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黜刑左右趾合凡三○索隱曰韋昭云斷趾黜刑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註

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



誼成于冕錯則言願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文帝感悟耕籍田以為農先而務農之詔無歲無之矣錯之勸帝令民入粟以多少級數而拜爵文帝感悟賜民田租之半盡除田租之詔自此而屢下矣然則文帝之致此者豈非二人之力哉

按師古云縣古懸字縣長漢書作爾長  
貞德秀曰文帝過則自歸福則象共古帝王用心也  
李廷機曰五德

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鉗侯匈奴所殺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赤姓董縹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索隱曰

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

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

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駟按漢書音義

日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云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

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之論昉于鄒衍其書載而不傳後儒從而推廣之然而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向之說也相尅者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尅之商為金而周以火尅之是鄒衍之旨也然則是向之說獨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行季之後矣且夫五帝之相繼三王之代興此其生尅之際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我國家之繼宋既非順而受之又非尅而代之

增補已巳平木

卷十

孝文本紀

九

也果孰為相生乎孰為相克乎抑其間自為生克者各有在乎是所謂生克之難據者也  
 余有丁曰以文帝之賢而猶不免於惑祥矯誣焉難哉  
 朱黼曰文帝二十三年之間其商畫區處捨農桑外所深著意者獨邊事而已然其昇詞屈己歲致金繒與犬羊結好者豈得已哉帝亦度匈奴桀驁之勢未可以遠服而瘡痍甫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雖外為和親之禮而在內未嘗輕棄自治之策帝于是憤怒激烈鏡志雪耻必欲躬自北伐雖群臣之諫不聽豈非仁者之勇哉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今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狐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軼如結也○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輶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輶回旋錯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奔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

使太后不固要之而帝與六將軍之兵果得臨敵當必痛懲而治之使之終身創艾矣  
 按師古云借俱也之往也超也  
 陳仁子曰帝之和匈奴何其仁而不悟也且以帝之時較論之三年匈奴常入寇矣遺漢擊擊之而走十四年匈奴又入寇殺都尉印矣遣張相如等擊之而走後元六年又入上郡矣遣周亞夫等擊之而退是戰未嘗不勝也六年冒頓死常請和親矣至十一年而有狄道之寇後元二年亦有親矣至六年而有雲中之寇是和未常可恃也矧帝之

海內子元元非兵不可高誘註云元元善也又按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  
 因善為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嗚嗚可憐愛貌和親已定  
 始于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徐廣曰衛尉改名也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今姓令尹子文之後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馬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包愷音鈞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按如淳曰長安圍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也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三倉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廣後漢太尉作漢官解詁也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

時灌嬰可將也南  
北可軍也三表五  
餌可術也就至以  
天下之大而畏人  
者而帝一切以和  
親為常此固賈誼  
所以痛哭流涕于  
斯也  
董份曰太史公深  
服孝文治道醇厚  
故其末復總叙諸  
善狀以深著德化  
亦古體也  
王林曰考漢金一  
介萬錢露臺之資  
才千緡耳于恭儉  
之德未為損也帝  
直以中人十家之  
產而不敢奢費其  
愛惜天下之財如  
此  
康海曰先輩言文  
帝好黃老當于此  
類見之  
何孟春曰縱盜飲  
酒非剪惡之法絕

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  
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紵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車練所幸慎夫人令衣  
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  
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  
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  
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  
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  
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入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  
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  
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  
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矣可甚哀

纓加賜非防淫之  
具漢文帝金錢之  
愧唐太宗布絹之  
給非刑賞之正道  
也  
貞德秀曰高帝無  
詔景帝以後亦不  
復有蓋特出帝意  
而非故事也觀其  
詞非知死生之說  
者不能就謂帝不  
知學矣  
按師古曰與讀  
曰歟謙言我之  
不明而蒙此歟  
是可嘉矣其奚  
悲哀乎  
黃震曰按文帝遺  
詔短喪議禮者譏  
焉然觀文帝則隱  
為民惟恐妨之至  
死彌篤在帝不失  
其為厚為景帝者  
所宜如禮不可苟  
狗其言自流于薄  
爾后世不以為譏

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  
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  
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祭祀以重吾  
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  
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  
外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  
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  
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  
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祝飲酒食肉者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躡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躡也音灼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經帶  
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毋發人男女哭臨  
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  
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而反譏文帝何哉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禮也凡

博士據六經作王制其于短喪昭昭矣至于遺詔特諱德之言又為時之厚華者矯其過而設也初非著為令甲使天下準以為法世無孝子輒援之為舊典耳于文帝何尤

按師古云比率從事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

陳仁子曰文帝此詔非但丁死生之事而愛民惻怛之心溢乎言外

王世貞曰喪之日易月也時文帝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禮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二故以工力為字而女工唯在於終故以糸工為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

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過絕也其水名為陵號○索隱

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八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徐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廣

發近縣見卒萬六千火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

藏郭穿復土屬將軍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

武己己駟按漢書云己己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

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

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張晏曰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

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

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本舜韶舞高祖更名文始示不相襲五行舞

本周武舞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

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文繡

居先次即奏五行即武舞執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

徐廣曰減一作滅

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

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

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李奇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

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

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陳仁子曰樂舞之立乃後人摹寫功德光昭前烈者也景帝紀孝文行事

增補已記平水

卷十

孝文本紀

十二

鳳文館

若滅刑恤孤聞者第謂其為是宣帝紀孝武行事若窮其為非嗟夫一時之所謂不掩萬世之清議若此

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

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

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

今嗚呼豈不仁哉應上仁字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北遇大橫宋昌建策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發農先籍布德假兵除祭削諒政簡刑清線交率俗露臺不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十終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輯校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 鴻 齋

東京芝區片門前三丁目十四番地

東京府平民

山中 市 兵 衛

東京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東京府士族

前 田 圓

全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東京府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 文 館

印行所

全

